人格的基石：小学教室里的无声塑造

——读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

礼河实验学校 毛小飞

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在《儿童的人格教育》中深刻指出：“儿童自出生之日起，就在不断地摸索着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生活的行为模式，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其独特的人格。”这部心理学经典不仅揭示了人格发展的内在机制，更以其对儿童早期行为的精微观察，为教育者提供了理解与引导儿童成长的钥匙。尤其在小学教育这片沃土上，书中的智慧如明灯般照亮了日常教学中的诸多困惑，让我得以窥见那些看似普通行为背后深藏的人格密码。

阿德勒理论的核心之一在于对“自卑感”与“追求优越”这对动力的洞察。在小学课堂里，这一矛盾常在无形中左右着孩子们的行为选择。

我班上曾有一位沉默寡言的男孩小宇，他在数学课上几乎从不主动发言，一旦被点名则满脸通红、语无伦次。一次课后谈心，他低声说：“老师，我总觉得自己说的答案是错的，别人会笑话。”这言语正是阿德勒所述“自卑情结”的体现——它并非源于能力的绝对不足，而是对自我价值的扭曲认知。与之相对的，是班上另一位女孩小雅，她几乎每一题都高举着手臂，若未被叫到，便难掩失望甚至偶尔打断他人发言。小雅的行为模式无疑指向一种强烈的“过度补偿”需求——她必须通过不断的“被看见”来确认自己的优越位置。

阿德勒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强调“社会情感”对人格健康发展的基石作用。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走出家庭、学习融入集体、建立合作意识的关键期。

阿德勒认为，“社会情感发展的程度，是衡量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、人格是否成熟的关键标尺。”曾有一项小组合作任务令我印象深刻：自由组合时，一个学业表现平平但性格开朗的孩子小明很快被各组接纳；而成绩优异却习惯独断的小强则几次被婉拒。小明身上自然流露的合作精神与共情能力——这正是阿德勒珍视的“社会情感”的萌芽——成了他无形的社交资本。反之，小强的经历印证了阿德勒的警告：缺乏社会情感，即使智力超群，其人格发展也将面临障碍。

阿德勒还特别关注儿童行为背后的“私人逻辑”及其早期根源。他提醒我们：“儿童的行为始终源于其内心构建的目标，尽管这目标本身可能建立在对现实的错误解读之上。”

一次作文练习中，一个孩子描绘了“全家为病中的奶奶日夜轮流守护”的温暖场景，后来得知其奶奶早已离世。这看似“虚构”的文字背后，如阿德勒所剖析，实则投射出孩子对家庭亲密感与安全感的深切渴望，以及对现实中某种情感缺失的补偿。这恰恰呼应了阿德勒对“早期记忆”与“生活风格”形成的关联性论述——孩子的行为选择是其根据早期经验编织出的意义之网的结果。

作为教育者，阿德勒的学说更是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。他犀利地指出：“教育者最大的错误，往往在于只关注自己意欲达到的目标，而忽略了儿童心灵的内在目标。”这促使我反思那些“用心良苦却收效甚微”的时刻。

我曾为一名字迹潦草、作业马虎的学生小磊反复强调整洁的重要性，却收效甚微。直到偶然发现他在课后默默整理教室图书角的书籍，异常细心专注。阿德勒的理论让我豁然开朗：我执着于修正他“写字马虎”的外显行为（我的目标），却忽略了他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目标——如阿德勒所言，也许是对枯燥书写任务的回避，或是通过“不完美”来避免更高期待带来的压力。当我转而肯定他在图书管理上的责任感，并引导他将这种专注迁移到书写练习中，情况才逐渐改善。这印证了阿德勒的箴言：唯有理解儿童行为背后的“目的”，教育才能真正触及心灵。

阿德勒在书中反复强调：“每个儿童都在追求意义，而这个意义总是在追求优越的过程中得以体现。”小学阶段，儿童在学业竞争、同伴交往、师生互动中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对自我价值的探索与定位。无论是通过优异成绩、老师表扬、同伴拥戴，还是在某些领域（哪怕是调皮捣蛋）的“出类拔萃”，他们都在寻求一种“位置感”。教育者的智慧，在于识别这些追求方式的健康与否，并引导其融入有益于群体发展的方向，将“优越感”的追求升华为自我完善与社会贡献的动力。

回望阿德勒的洞见，小学课堂中那些曾令我困惑或焦灼的片段——退缩、争抢、固执或散漫——都显露出了新的意义维度。每个孩子都在以其独特的行为语言，诉说着他们理解世界、定位自我的故事，勾勒着未来人格的雏形。

阿德勒的智慧宛如一盏灯，照亮了儿童行为背后曲折幽深的人格发展之路。在小学教育的细微日常中，自卑与超越的角力、社会情感的萌发、私人逻辑的编织，无不印证着人格形成轨迹的复杂与精妙。当我们将阿德勒的透镜置于眼前，那些曾令人困惑的课堂瞬间便显露出深意——每个孩子都在用独特方式书写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初稿。

作为教育者，我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从来不是教鞭或分数，而是那份理解儿童“内在目标”的真诚与智慧。唯有将教育之锚抛入儿童心灵的深海，我们才能真正参与塑造那些决定未来的人格基石——让每一块基石都坚实而温暖，既支撑个体生命的挺拔，也为人类共同体的大厦增添韧性与光辉。阿德勒的这本书如此提醒我们：人格教育，终将是所有教育中最深沉、最人性的那部分。